

李鴻章家書



上海中央書店
印行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1936



清朝十大名家書

曾國藩家書 李鴻章家書 林則徐家書 胡林翼家書 鄭板橋家書 彭玉麟家書 左宗棠家書 張之洞家書 紀曉嵐家書 袁世凱家書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清朝十大名吏判牘

曾國藩判牘 李鴻章判牘 陸稼書判牘 張船山判牘 樊山判牘 曾國荃判牘 于龍荃判牘 袁才判牘 胡林翼判牘 端午橋判牘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以上各書依定價實售一折●

民國二十五年五月七版

李鴻章家書

▲全一冊▲

▲定價大洋四角▲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出版者 平如衡
印行者 中央書店
藏版者 中央書店
校訂者 江不平
發售者 中央書店

總發行所

中央書店
上海福州路世界里

代批發處

新文化書社
上海福州路中市

著者小史

李鴻章字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進士。太平天國亂作。李鴻章初從曾國藩爲謀畫一切。繼在江淮間招集鄉勇。轉載蘇常安徽各地。世稱淮軍。並勦議借用洋將。以故與外人交接甚多。其外交手段。在清時當推第一。太平天國平後。捻匪又起。曾公自以功高震主。託言湘軍老敵。不堪再戰。一意授之淮軍。卒將捻匪剿平。公爲人英斷。具世界知識。一時中興名臣。以外交而論。要推李公爲第一。任事亦最久。任兩廣總督。兩湖總督。直隸總督。各國條約多出其手。中日之馬吳條約。辛丑之聯軍條約。皆其手訂者也。官至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封肅毅伯。卒贈侯爵。諡文忠。

李鴻章家書

目錄

稟父母

諭姪

致弟

致瀚章兄

稟父

致三弟

致弟

致瀚章兄

致鶴章弟

諭文兒

致三弟

稟姑母

致弟

致三弟

致三弟

諭姪

致弟

致昭慶弟

致鶴章弟

諭玉姪

稟母

稟母

寄弟

稟母

稟母

寄弟

寄瀚章

稟母

稟母

致季弟

稟母

稟母

寄四弟

諭玉姪

致瀚章兄

諭文兒

稟母親

寄昭慶弟

稟母親

寄昭慶弟

稟母親

致昭慶弟

致昭慶弟

稟母親

稟母親

寄昭慶弟

致昭慶弟

稟母親

致昭慶弟

稟母親

稟母親

稟母親

致鶴章弟

致季弟

諭文兒

致鶴章弟

致四弟

致鶴章弟

寄昭慶弟

致昭慶弟

稟母親

稟母親

致昭慶弟

稟母親

致瀚章

致瀚章兄

致鶴章弟

致四弟

致瀚章兄

諭文兒

致鶴章弟

致鶴章弟

致昭慶弟

稟母親

致瀚章

稟母親

稟母親

致鶴章

致鶴章

示文兒

寄鶴章弟

致瀚章

稟母親

致瀚章鶴章

稟母親

致鶴章

致鶴章

稟母親

寄季弟

李鴻章家書

虞山襟霞閣主編次

稟父母

月之初八日。接誦手諭。命兒爲官清正。毋作貪想。臨事尤宜謹慎等。敢不遵命。當兒來此接篆之時。一般謀缺者紛來道賀。戶爲之穿。彼等有願以巨金爲兒壽。兒弗論財物。却而璧之。蓋不義之財。不取爲是也。

致三弟

朱子家訓內。有子孫雖愚。經書不可不讀。兄意亦然。兄少時從徐明經游。常告讀經之法。窮經必專一經。不可泛驚。讀經以研尋義理爲本。考据名物爲末。讀經有一耐字訣。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讀。今年不精。明年再讀。此所謂耐也。弟亦不妨照此行之。經學之道。不患不精焉。

諭姪

來信提及考試之事。想此書到姪時。姪未啓行。特訓姪數語。得失常事。不足慮。總

以發憤讀書爲主。史宜日日看。不可間斷。讀經先窮一經。一經通後。再治他經。不可兼營並驚。一無所得。姪能聽余言。毋論考試之得失。他日必能成一有用之人。

稟姑母

表弟妹等在家。從何人游。高郵王懷祖先生。經學家也。昨接曾夫子來示云。懷祖先生。廣啓門庭。招收問業弟子。如表弟有意於此。可由姪具函遣至白門。曾夫子幕內。轉送高郵可也。表妹未便遠游。須另設法。方不致失學。姪意姑母大人於家務之暇。授以閨門訓。及女孝經之類。一俟稍有門徑。再行企圖。亦爲未晚。姪在此身體尙安。弗勞遙念。

致弟

三弟筆性頗佳。習顏柳各體。似太拘束。活潑之氣。不能現於紙上。最宜改習趙字。而參以北海之雲麾碑。則大有可觀。

致弟

三弟來函。既改習趙字。慰甚。惟以功夫太淺。不能深得其意。此天然之理。不足道。

只須有恆。不必多寫。多寫則生厭。厭則無功。每日臨趙松雪道教碑三頁足矣。尙有一言以相告。臨過之後。默思趙字之結構。以指畫之多。看亦易進步。所臨之字。不可廢。至朔日齊集訂成一冊。以之比較。自有心得。

致瀚章兄

體氣多病。得人文集。靜心讀之。亦足以養病。凡讀書有難解者。不必遽求甚解。有一字不能記者。不必苦求強記。只須從容涵吟。今日看幾篇。明日看幾篇。久久自然有益。但於已閱過者。自作暗號。略批幾字。否則歷久忘其爲已閱未閱矣。

致三弟

余平生最喜讀者。爲韓愈論佛骨表。取氣盛也。三弟可常常閱之。多閱數十篇。得神志。譬如飲食。但得一穀。適口充腸。正不求多品也。蘇軾代張方平諫用兵書。言之非常痛快。余亦常讀。

稟父

曾夫子近編經史百家雜鈔一書。一曰箸述門。內分三類。爲論著類。詞賦類。序跋

類。二曰告語門。內分四類。詔令類。奏議類。書牘類。哀祭類。三曰記載門。內分四類。傳誌類。敘記類。典志類。雜記類。以上各類。凡經史之雋妙作品。包羅待盡。評者以曾公編此書。胆氣頗大。今由兒校正。一俟工竣。當付版製印。諸弟等可手執一部。爲書齋之消遣品可耳。

致三弟

儉之一字。能定人之恆久。曾滌笙夫子。訓諸子弟曰。余兄弟無論在官在家。彼此常以儉字相勗。則可久矣。此其明證也。

致三弟

予身體尙好。總以足爪太長。行路艱難。苦極。門下各人。推薦熟手扞脚者來此。終覺痛苦。每以不必下手。辭之去。署中某晤面時。每談扞脚術。因命代招之。及來。卽施其技。未覺痛。卽酬以銀二百兩。爲買器具。並囑其常住於此。不必再至浴堂謀生也。兄雖費二百兩。而行旅自由。從此復萌。弟等必言兄之奢也。然終身之病。從此脫棄。卽巨金亦不可謂爲奢矣。

諭姪

四弟來信云。姪近讀史記。甚喜。甚喜。蓋史記乃不可不看之書。爾既看史記。則斷不可看他書。功課無一定呆法。但須專耳。余從前教諸弟。當限以功課。近來覺限人以課程。往往以所難。苟其不願。雖日日遵照限程。亦復無益。故近來教弟。但有一專字耳。

致弟

曾夫子致其弟函曰。余蒙祖宗遺澤。祖父教訓。幸得科名。內顧無所憂。外遇無不如意。一無所缺矣。所望者。再得諸弟強立同心一力。何患令名之不顯。何患家運之不興。余意與曾公之意正同。余與諸弟雖隔千里。盼望諸人之心。未嘗或斷。每間一月。乃作一函。訓諸弟。未知諸弟對余意如何。

致弟

爲學之道。勿求外出。亦可成名。昔婺源王雙魚先生。家貧如洗。在三十歲之前。爲密工畫碗。三十歲之後。讀書訓蒙到老。終身不應科舉。著作逾百。爲本朝傑出名。

儒彼一生未拜師友。不出閭里。故余所望諸弟亦如是。惟不出恆之一字耳。

致瀚章兄

四弟來示言書法云。鈞聯頓挫。純用孫過庭草法。而間架純用趙法。柔中寓剛。綿裏藏針。動合自然等語。弟亦欣慰此說。子昂集古今之大成。於初唐四家內師虞永興。而參以鍾紹京。因此以上窺二王。下法庭間。此一徑也。唐中葉師李北海。參以真卿季海之沈著。又一徑也。晚唐師蘇靈芝。亦一徑也。由虞永興以溯二王。以及六朝諸家。世稱南派。由李北海以溯歐陽詢褚遂良及魏北齊諸家。世稱北派。欲學書者。先明二派之所以分。南派以神韻勝。北派以魄力勝。宋之蘇東坡黃山谷似近南派。米襄陽蔡襄似近北派。子昂合二派而爲一。囑四弟從趙法入門。他日趨南派或北派。庶不迷於所往也。望將此意轉告二弟。大哥於公退之餘。可隨時指導諸弟姪。甚盼。

致昭慶弟

兄從滌生夫子游時。授書法云。其落筆結體。以珠圓玉潤四字爲主。前以活字濟

弟不足。今後以圓字成其功。歐虞顏柳四大書家。如天地之日星江河也。弟有志學書。須窺尋四人門徑。用油紙臨摹。間架則易進。

致鶴章弟

小學之道。非深用功夫。僅得其面目。來函弟今後研究小學。頗好。今以小學門徑。略告我弟。俾易入手。小學約分三大宗。言字形者。以說文爲宗。古書惟大小徐二本。至本朝而段氏特開生面。而錢坫王筠桂馥之作。亦可參觀。言訓詁者。以爾雅爲宗。古書惟郭注邢疏。至本朝而邵二雲之爾雅正義。王懷祖之廣雅疏證。郝蘭皋之爾雅義疏。皆稱不朽之作。言音韻者。以唐韻爲宗。古書惟廣韻集韻。至本朝而顧氏音學五書。乃爲不刊之典。而慎修東原茂堂懷祖異軒晉三諸作。亦可參觀。弟欲小學。鑽研古義。則三宗如顧江段邵郝王六家之書。均不可不涉獵。而探討之。則小學自可入門焉。

致鶴章弟

羲獻父子書法。自唐初君相推崇。遂風行千古。唐代諸賢其孫曾。而趙宋諸家以

下。無非其娶初也。顧世人徒占占於轉展翻刻之諸叢帖中。襲取其面目。而不知探取本原。學古人之所學。故惜陰先生既述其逸事。而兄以經驗述其涂徑。及方法。以授諸弟。羲之題衛夫人筆陣圖後云。夫字先須引入八分。章草入隸字中。發人意氣。若直取俗字。則不能先發意氣。兄少時學衛夫人書。將謂大能。及北游名山。見李斯曹喜等書。又之許下。見鍾繇梁鵠書。又之洛下。見蔡邕石經三體書。又于滌笙夫子處。見張昶華岳碑。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耳。羲之於五十三歲時。改本師手衆碑學習。恐風燭奄及。聊遺教于子孫耳。又筆勢論云。窮研篆籀。功省而易成。纂集精專。形彰而勢顯。存意學者。半載可見其功。如吾弟筆性靈敏。旬月亦知其本。羲之筆陣圖云。每書欲十遲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起五伏。方可謂書。若直點急牽急裹。此暫看似書。久味無力。仍須用筆着墨。不過三分。不得深浸毛弱無力。墨用松節研之。久久不動。彌佳矣。直點急牽急裹。俗書類然。教者學者。或且以爲能事。此宜切戒者也。其十遲五急云云。首句極言運筆宜緩。萬勿輕率。此最易解者也。十藏五出。則謂用筆務取中鋒迎入。此必多習籀篆分隸乃

悟如世所傳二王及歐褚諸家書法佳拓。其圓渾藏鋒之筆。多從篆分得來。不習篆分者。每苦不得其門而入。今兄授諸弟。若從籀篆隸入手。再學歐虞諸家。神似不難。區區藏鋒之法。何足爲奇。其十起五伏之法。則必虛掌圓腕懸肩者能之。蓋執筆法不講。任令五指如猿猴爬樹。手腕如烏龜上階沿。惡能如予發戈斫。蓋執筆貴有力。而運筆貴靈活。果能使筆如優於技擊者之用器。則方圓屈伸自無不神似矣。至十曲五直之法。向苦不得的解。蓋世俗通行之正草隸篆。無不絹光削滑。從未有凹凸作錢串形。見鐘鼎石鼓石門諸拓本。乃恍然。十曲五直者。直以筆著紙之後。豎則一左一右。屈曲則向左行去。橫則一上一下。屈曲則向右行去。而筆滿畫中之義。亦悟。夫用此十曲五直之法以行筆。筆勢不必凹凸如錢串形也。而筆量之沈厚。自與輕牽急裹者迥別。兄意用筆著墨不過三分。不可深浸毛弱之利病。兄以爲不易之法。用長鋒羊毫最妙。滌笙夫子曰。寫字不熟則不速。不速則不能敏以圖功。吾弟其細察而仿行之。

諭文兒